



犯罪记录封存、隐私保护，给失足未成年人重启人生的机会。2020年，《饺子》上映时，小双刚好本科毕业。

一盒饺子的背后，不仅是妈妈的味道，更倾注了少审法官的期望。一声声“法官爸爸/妈妈”，则道出了少审法官最动人的名字。而一颗颗真诚想要改好的心，亦是送给法官们最珍贵的礼物。

“少年法庭的工作对象是未成年人，其成立的初衷是探索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有别于成年人的审判工作方式，从而实现感化挽救的目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王戎告诉《新民周刊》，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始终依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断落深落细“寓教于审”这一少年审判特色工作做法，避免简单“一判了

法官到场参与对未成年人的家事观护。

之”，促使未成年人从心底真正知错、认罪、悔罪。“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重回正轨的重要环节之一，便是少年审判工作”。

而少年庭判案不止于庭审这一环节。现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顾薛磊曾在长宁法院做了20多年的少审法官，在耳濡目染下早就继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他清楚地记得，早年少审法官会骑着自行车到看守所提审当事人，并走访他们的家庭、学校（或单位），“我们俗称‘三会面’制度，只有见了面以后，你才能了解他犯错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法庭上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对他的一生进行宣判”。

如今，社会调查已成为一项成熟的法律制度，社会调查报告是一项必备材料须提交法庭。但不少少审法官

